

晚上都要去，或者是聊天，或者是打台球，就在這個來來往往中間，把中央和各省的思路都溝通了，這個作用是別人不能起的特殊作用。（吳冷西，頁320）

鄧小平在「七千人大會」中應對、說服地方大員時，展現的「有冷有熱」、「有硬有軟」，體現出鄧小平不凡的領導藝術與技巧。鄧小平擔任中央總書記，代表中央與地方打交道所得所獲的經驗和人脈，以及此一時期其對黨組織和運行的嫻熟，乃是鄧在「文革」前所積累的

重要政治資產，亦是鄧在毛後問鼎江山的一大資本與憑藉。

除了前面聚焦討論的鄧小平以外，張著也對中共其他領導人，如彭真、柯慶施、李井泉、陶鑄、王任重、劉瀾濤……等，在「七千人大會」期間的活動提供了多少不一的翔實、生動的紀錄和材料。雖然未竟全貌，但較諸以往中國大陸相關文獻的空乏，張著已是難能可貴。藉由張著提供的資料，引發對鄧小平等中共要人做探索性的思考，或許是對中共黨史人物研究帶來一學術意義的變局的開端。

筆力萬鈞

● 王弼福

馮象以「樸素、聖潔、雄健而熱烈」來形容《聖經》的語言，其譯註的《摩西五經》，直接從希伯來文《聖經》翻譯過來，卻一點不見翻譯的痕迹，而且全書文采斐然，賞心悅目，呈現了《聖經》文學的萬千氣象！



馮象譯註：《摩西五經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06）。

一

馮象先生的「象」字，應是氣象萬千的「象」；由馮象來翻譯的《摩西五經》，果然呈現了《聖經》文學的萬千氣象！他不但是哈佛的中古文學博士，還是耶魯的法律博士，「摩西五經」（為《聖經》首五卷書《創世記》、《出埃及記》、《利未記》、《民數記》、《申命記》的合稱，以下凡列明經文出處，會用創、出、利、民、申的簡稱，中文數字為章數，阿拉伯數字為節數，如「創九12-16」，即創世記九章12至16節）又稱「律法書」，所以可戲稱這是一趟「門當戶對」的翻譯。

得悉馮先生以「樸素、聖潔、雄健而熱烈」來形容《聖經》的語言後，我就很期待拜讀他的譯作，這樣一句頗有魏晉風範的品評，已顯示評論者具有相當的眼力與筆力。

待展卷閱讀，即愛不釋手，當天就把《創世記》看完，而且心情亢奮，竟失眠了！《創世記》中我最喜歡「彩虹之約」這段文字：

看哪，我把戰弓掛上雲端，做我跟大地立約的標記。（註：戰弓[qesheth]，轉義彩虹：耶和華放下戰弓，立和平之約。）每當我在天空鋪開雲朵，看見彩虹展現雲端，就會想起我同你們，同一切生靈的誓約；那洪水滔天滅絕蒼生的災難，就再不重演。每當雲端飛下彩虹，我看見它就會想到，上帝與大地芸芸眾生之間，那萬世不移的誓約。（創九13-16）

看，多漂亮的文字，根本是詩化的散文！這樣的《聖經》，真是愈讀愈有味道！馮先生不單譯，還加註。這些註文也牽涉好些釋經問題，頗值得斟酌。不過本文只談譯筆，不論神學，譯文與註文雖相輔相成，亦若即若離，讀者只須明瞭那是馮先生一家之言即可。

言歸正傳，馮先生譯註的《摩西五經》，是直接從希伯來文《聖經》翻譯過來的，卻一點不見翻譯的痕迹，而且全書文采斐然，賞心悅目，再引一段：

每當祥雲從帳幕升起，以色列子民就拔營上路。若那雲不動，他們也安營不動，直至它重新飛升。征途漫漫，止止行行，以色列全家都看

得清楚：白天，耶和華的祥雲在帳幕頂上；夜晚，那雲柱通體烈焰煌煌。（出四十36-38）

看見「飛升」一詞，真嚇了一跳，用在這裏，是神來之筆！「征途漫漫，止止行行」兩句，有《古詩十九首》的意境。最後用「通體」一詞，有點玄妙，宋明理學愛講心性本體「通體透明」，此處耶和華的雲柱則「通體烈焰煌煌」，未知馮先生是否故意用此詞？無論如何，「通體烈焰煌煌」展現的是一團火雲，比起華人教會通用的《和合本聖經》（1919年出版）的「雲中有火」，雄偉強烈得多。

我發覺馮先生很有趣，他會找機會「偷走」進《聖經》去，在一些重要經文的次要字句中，加入個人文采，卻又不致被指為竄改妄屢。上列「彩虹之約」、《出埃及記》末段都是。容我再引「洪水滅世」的譯文：

一連四十天，白浪滔滔，把方舟托起。水，越漲越大，激流撥弄着方舟；越漲越高，淹沒了烏雲下的群山，浩浩蕩蕩，竟比重巒疊嶂的巔峰還高出了十五肘。大地上所有的動物，鳥獸蛇蟲同人類一起，都淹死了。所有鼻孔裏存着一絲氣息的生命，陸地上棲息的一切，一切生靈物種，無一幸免。只有挪亞，還有方舟裏他的家人和動物，活了下來。

洪水洶洶，陸地不見，整整一百五十天。（創七17-24）

「白浪滔滔」與「洪水洶洶」首尾呼應，頗見匠心。而且一點也不像翻譯的文字，難怪馮先生說翻譯是「再造

馮象譯出一種雄健鏗鏘的節奏，呈現一種古樸、爽快、肯定的力量，接近希伯來文字的獨特語調；《和合本》的語調卻較舒緩。翻譯上的所謂準確，除了指意思外，如何重現其音感語調也很重要，否則會流失不少信息量。

《民數記》寫耶和華發怒一段，馮象的譯文讀起來比《和合本》和《新譯本》急促、緊湊，因為他着重重現語境。《和合本》、《新譯本》只是達話而沒有味道，必須靠想像才知道耶和華有多憤怒。這是翻譯文件，不是翻譯文學。

原意」，他似乎有意為這古代近東經典抹上一層中國情調。不過來到這裏，我們似乎只顧馮先生的文采，還未觸及此譯本的殊勝之處。

二

我以為馮先生譯出一種雄健鏗鏘的節奏，呈現一種古樸、爽快、肯定的力量；反之，《和合本》的語調卻較舒緩。馮象提過：「希伯來語《聖經》的語言十分簡潔，詞彙語法也不複雜。」我拿馮象的譯文跟李思敬博士重譯的《約拿書》（收於丘恩處、李思敬、張景祥：《俄巴底亞書；約拿書；彌迦書》，中文聖經註釋，第24卷〔香港：基督教文藝出版社，2002〕，頁120-24）對照，發覺兩者的語感很相近。李思敬博士為深諳希伯來文的《聖經》學者；兩人譯文的語感相近，似乎他們真的呈現出希伯來文字一種很獨特的語調（mood）。看看李思敬重譯的《約拿書》一章6節就知道：「船長走來對他〔約拿〕說：『你幹嗎？睡覺？起來！向你的神呼喊吧！也許那位神會記念我們，我們就不至喪亡了！』」句子斬釘截鐵、充滿力量，跟《和合本》譯作「你這沉睡的人哪，為何這樣呢？起來，求告你的神……」完全是兩回事。

這提醒我們，翻譯上的所謂準確，除了指意思外，如何重現其音感語調也很重要，否則會流失不少信息量。我們拿《民數記》十六章41至50節（馮象根據的希伯來文《聖經》分段不同，為十七6-15）的三個譯本對照，感受一下其節奏和速度，便可知道：

《和合本》

第二天，以色列全會眾都向摩西、亞倫發怨言說：「你們殺了耶和華的百姓了。」會眾聚集攻擊摩西、亞倫的時候，向會幕觀看，不料，有雲彩遮蓋了，耶和華的榮光顯現。摩西、亞倫就來到會幕前。耶和華吩咐摩西說：「你們離開這會眾，我好在轉眼之間把他們滅絕。」他們二人就俯伏於地。摩西對亞倫說：「拿你的香爐，把壇上的火盛在其中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帶到會眾那裏，為他們贖罪；因為有忿怒從耶和華那裏出來，瘟疫已經發作了。」亞倫照着摩西所說的拿來，跑到會中，不料，瘟疫在百姓中已經發作了。他就加上香，為百姓贖罪。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間，瘟疫就止住了。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，遭瘟疫死的，共有一萬四千七百人。亞倫回到會幕門口，到摩西那裏，瘟疫已經止住了。

《新譯本》

第二天，以色列全體會眾都向摩西和亞倫發怨言，說：「你們害死了耶和華的子民。」會眾聚集攻擊摩西和亞倫的時候，他們轉身向會幕觀看，見有雲彩遮蓋會幕，耶和華的榮光顯現出來。摩西和亞倫就來到會幕前面。耶和華吩咐摩西說：「你們要離開這會眾，我好在眨眼間把他們消滅。」他們二人就俯伏在地。摩西對亞倫說：「你要拿着香爐，把壇上的火盛在裏頭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帶到會眾那裏去，為他們贖罪，因為有震怒從耶和華面前出來，瘟疫已經開始了。」亞倫照着摩西吩咐的把香爐拿來，跑到會眾中間，果然，瘟疫已經在人民中間開

始了；他就加上香，為人民贖罪。他站在死人與活人中間，瘟疫就止住了。除了因可拉事件死亡的以外，因瘟疫死亡的有一萬四千七百人。亞倫回到會幕門口摩西那裏，瘟疫已經止住了。

馮象譯本

第二天，以色列會眾一片哀怨，摩西與亞倫成了眾矢之的：你們倆殺了耶和華的子民！正當會眾聚攏來圍攻時，摩西、亞倫朝會幕望去，只見祥雲籠罩，帳幕上升起了耶和華的榮耀！他們趕到會幕門前，耶和華命令摩西：你們走開，離這會眾遠點，我現在就滅了他們！

倆人慌忙匍匐在地。摩西催促亞倫：快，快拿香爐到祭壇取火，攔上香，去會眾那裏為他們行贖罪禮。耶和華發怒了，要降瘟疫！

亞倫得令，拿起香爐衝到會眾當中：不好，瘟疫已經蔓延開了！急急點起乳香，為民眾行贖罪之禮。他站在死者與生者之間，直至瘟疫離去。這場災禍，共攫走一萬四千七百人，那些追隨寇臘（即可拉）喪命的不算。

災禍停息，亞倫才回到會幕門口和摩西一起。

有沒有發覺馮象的譯文讀起來比較急促、緊湊？這是因為《和合本》和《新譯本》（2001年出版）是在譯其意思（講白一點，就是盡量「畫公仔畫出腸」），但馮象卻在重現其語境。看這一句：

你們離開這會眾，我好在轉眼之間把他們滅絕。（《和合本》）

你們要離開這會眾，我好在眨眼間把他們消滅。（《新譯本》）

你們走開，離這會眾遠點，我現在就滅了他們！（馮譯）

「了」是中文的完成式，只要拿「現在就滅了他們」跟「現在就要滅他們」一比較，就能感到講的人很火，因為還未出手就講到好像已出了手，而且語氣跟我們平常講話很接近。（一個人情緒激動時，不就會大喊「我現在就殺了你！」嗎？）《和合本》、《新譯本》都是達話，但沒有味道，你必須靠想像才知道耶和華有多憤怒。這是翻譯文件，不是翻譯文學。

再看這句：

摩西對亞倫說：「拿你的香爐，把壇上的火盛在其中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帶到會眾那裏，為他們贖罪；因為有忿怒從耶和華那裏出來，瘟疫已經發作了。」（《和合本》）

摩西對亞倫說：「你要拿着香爐，把壇上的火盛在裏頭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帶到會眾那裏去，為他們贖罪，因為有震怒從耶和華面前出來，瘟疫已經開始了。」（《新譯本》）

摩西催促亞倫：快，快拿香爐到祭壇取火，攔上香，去會眾那裏為他們行贖罪禮。耶和華發怒了，要降瘟疫！（馮譯）

寫作時要表現緊張，要多用短句，甚至故意呈現一種不完整的句型，只留下重要的字眼；有時又以倒裝句將重點挪前，譬如：「去了哪裏，昨晚你！」這其實是「我手寫我口」，摹擬緊張時的語氣。耶和華發火了！你講話還溫吞吞？想多死

耶和華發火了！你講話還溫吞吞？想多死幾個人嗎？馮譯字數較少，句子較精煉，去除多餘的字眼，一字成句，有張力。反之另外兩個譯本，好像在寫說明書一樣。

現有的中譯《聖經》，太過拘謹於忠於原文，反而顯得生硬。馮象擷取現成的成語、套語、慣用語，使譯文承載文化內涵，顯得更有力量、質感，如「格殺勿論」、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」等。

幾個人嗎？馮譯字數較少，句子較精煉，去除多餘的字眼，將「快」字調前，一字成句，有張力。反之另外兩個譯本，好像在寫說明書一樣。《新譯本》「你要拿着香爐」，主詞、動詞、受詞一應俱全，比起《和合本》「拿你的香爐」只保留動詞和受詞還要溫吞吞；至於馮譯為「耶和華發怒了」那句話，你看看另外兩個譯本，真叫人受不了！（我翻看幾個英譯本，譯文都跟《和合本》和《新譯本》差不多，然而在翻譯上，我們要問：中文會怎樣說？直譯與死譯、硬譯，有時只隔一線。馮譯盡量摹擬說話者當時應有的語氣、用詞，看這句：「〔國王〕責備道：看你幹的好事！請問寡人何處得罪了你，該你把寡人家國陷於如此大罪？你這樣胡來可太不應該！」〔創二十9〕口語的味道很濃，又顧及君王說話要帶點典雅。）

至於這句：

亞倫照着摩西所說的拿來，跑到會中。（《和合本》）

亞倫照着摩西吩咐的把香爐拿來，跑到會眾中間。（《新譯本》）

亞倫得令，拿起香爐衝到會眾當中。（馮譯）

先短句後長句，產生的節奏感較佳：先營造氣氛，再慢慢解釋。那個「衝」也用得比「跑」字準確有力量得多，這是煉字。

至於「慌忙匍匐在地」、「急急點起」等形容，也用得很好。大家將三段譯文自行比較一下，即能感受馮譯的節奏感與力量。

《漢語大詞典》將「修辭」定義為「運用各種語文材料及表現方式，

使語言表達得準確、鮮明而生動有力」。馮譯不拘一格，妙用修辭，還原出原文的氛圍；若他能順利將全本《聖經》譯畢，應是一個偉大的譯本。

三

現有的中譯《聖經》，太過拘謹於忠於原文，反而顯得生硬。其實只要不扭曲原意，翻譯可以自由一點。馮象的譯文，好些地方就因着擷取現成的成語、套語、慣用語，使譯文承載文化內涵，顯得更有力量、質感，如「格殺勿論」（民十八7；《和合本》作「必被治死」）、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」（申十九19；《和合本》作「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」）。這也更接近中國人的說話方式。

有時馮象又會自製一些四字詞，如「使蒼天如鐵，四野如銅」（利二十六19；《和合本》作「又要使覆你們的天如鐵，載你們的地如銅」），一不小心還以為那是中文原有的詞彙呢！另有一處也很有意思：雅各遺言中批評長子呂便“Turbulent as the waters”（創四十九4；《新國際譯本》），馮象譯得爽快直接：「放任如水」；但《和合本》卻要增字翻譯（以斜體標示）：「你放縱情慾，滾沸如水」，《新譯本》也相近：「你放縱情慾，好像水沸騰一樣」。這沒有必要，因為同一節已交代呂便「爬上父親的牀榻，玷污了我的枕席」（呂便曾與父親的妾侍上牀）。

細心的讀者會發覺，馮象很喜歡用四字詞句，四字句比起五字句古樸有力，也許符合了他認為

《聖經》文字「樸素、聖潔、雄健而熱烈」的特色。句子字數所產生的不同語感節奏，是漢語文學的一大特色。不過這要專家才解釋得清楚。大體來說，中文以兩字詞為主，又往往用兩個詞就能組成一個短句，於是四字句就呈現兩字一拍的節奏。五字句則是二三或三二的格式，在節奏上沒有二二那麼容易表現出剛陽的氣勢。你看這節經文結尾的兩個短句，譯得多莊嚴典雅：

燈柈由亞倫掌管，置於約櫃的帳幔外，由傍晚至清晨，點燃在耶和華面前：此律常在，萬世不渝。(利二十四3)

《和合本》譯為：「這要作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」，頗累贅。簡潔，就有力；一拖長，力度就減。上面引過的「蒼天如鐵，四野如銅」，亦作如是觀。

四

以個人力量翻譯《聖經》，自然偶有不足之處，這裏只提一點。

有些直譯為佳的地方卻用了意譯，如《利未記》二十章5節：「我將親自降罰」，馮註：「直譯：沉下臉來。」直譯不是更形象化嗎？何況接着的第6節又有「我必沉下臉來」一語，在釋經或賞析上，這類重複的字眼是很重要的，譯文應該盡量保留。若怕讀者不明詞義，則將「親自降罰」改為註文即可。《利未記》二十六章8節：「叫窮寇無處遁逃！」馮註：「直譯：喪身劍下。」不取較印象化的直譯，令人費解。

大瑜小瑕，本可省卻不論，不過這樣令人愛不釋手的譯本，勢必令到譯者與讀者愈來愈挑剔，期望精益求精，所以我就不妨野人獻曝，以供斟酌。馮先生正在翻譯「詩歌智慧書」，他將如何重現希伯來詩歌的韻味，實在令人引頸以待！

另有一事，於翻譯來說是好事，於信徒來說則好壞參半，那就是馮先生除一些較重要的名字，其他人名、地名按希伯來音義重譯了。於是同為刺探迦南地的十二探子，約書亞仍舊是約書亞，迦勒則搖身一變為迦雷；那個拗口的「基博羅·哈他瓦」(民十一34)捨音取義，成了「饑鬼墳」，嘩，原來是墳地！比較麻煩的是，紅透半邊天的紅海，已按希伯來文訂正為「蘆海」，真箇人面全非。前修未密，後出轉精，馮先生僅是盡譯家的責任。華人信徒應該只是拿馮先生的譯本作參照，故也不成問題。當然，未來的新譯聖經應將錯就錯，還是講求正音正字，則要思考思考。

五

上帝的作為總是奇妙而不可測度。馮象不是信徒，卻比信徒更熱愛《聖經》；他的譯本，將有助信徒提升讀經的興味，也讓非信徒更樂於認識《聖經》。據說馮先生每天清早起來，梳洗完畢，吃過早點，就開始譯經。那情景，儒雅之至，真讓人想起來就肅然起敬！

讀經使人得智慧，所以，祝願馮先生在為我們展現智慧之同時，自己也早日得着那大智慧。誠心所願。

以個人力量翻譯《聖經》，自然偶有不足之處，如有些直譯為佳的地方卻用了意譯。另外，除一些較重要的名字，其他人名、地名按希伯來音義重譯了，於翻譯來說是好事，於信徒來說則好壞參半。